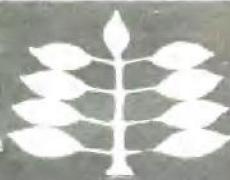


中外文论 简介 · I



文学知识丛书之九

《文学知识》编辑部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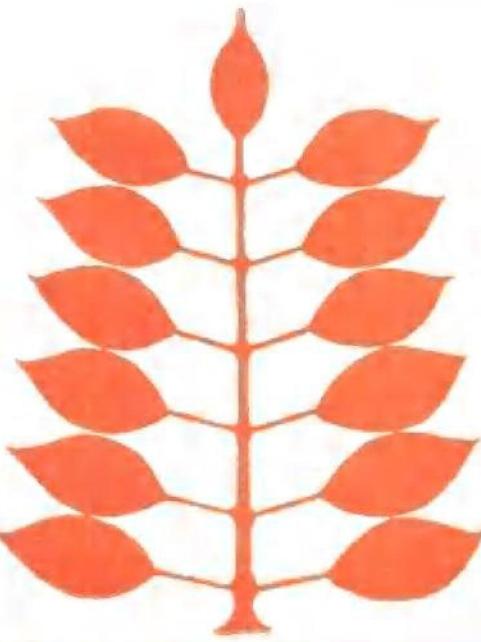
- 马列主义文论学习
- 名作评介
- 阅读与欣赏
- 写作知识讲话
- 写作技巧
- 作家经验谈

1笔

当代文学史讲话

文论简介

书箱



河南人民出版社

86
106
49
2:1

中外文论简介·1

B686/29



《文学知识》编辑部编

B 287956

文学知识丛书之九

河南人民出版社

文学知识丛书之九
中外文论简介（一）

《文学知识》编辑部编

责任编辑 李恩清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960毫米 长32开本 4.125印张 70 千字

1985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60册

统一书号7105·430 定价0.62元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文学知识丛书》(共十册)，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它对于开阔读者的视野，学习有关文学方面的各种知识，完善文学各个领域的知识结构，是有益的。

在文学知识的百花园里，名家如云，佳作如林；各种风格和各种流派的作家与作品，千芳竞秀，万木争荣。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文学知识丛书》，是为了普及古今中外的一切有益的文学知识，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为文学爱好者服务。因为，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阳光哺育着万物，春风吹绿了大地。我们的党，用她那春风般的神笔，为我们亲爱的祖国，描绘出一幅幅繁花似锦的壮丽画卷。我国文坛也百花盛开，文学新秀大批涌现，文学爱好者越来越多，数以千万计的读者，获得了广泛接触文学的机会。他们迫切要求介绍文学知识，渴望在浩如烟海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书籍面前，能得到阅读指导。他们还希望能联系创作实际，得到写作方面的文学知识。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文学知识丛书》，就是为了满足读者这种要求，以期读者在遨游伟

大文学艺术宫殿的时候，能够作一名有益的向导。丛书愿带领读者漫游文学的艺术宫殿，饱览文学的博大的艺术画廊。丛书愿与读者一起踏上文学的广阔原野，观光千岩绮丽、万壑争流的文学奇观。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套丛书，使更多的文学爱好者，特别是文学青年，象矫健的海鸥，在文学知识的大海上，展翅奋飞，不断追求，不断探索。

现在出版的这套《文学知识丛书》，是从《文学知识》刊物里编选的优秀篇章，按不同栏目分别结集而成的。《文学知识》自从1981年7月创刊以来，得到全国各地作者的热情支持，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套丛书就是根据读者的建议编辑出版的。这次出版的十种图书是：《马列文论学习》（一）、《名作评介》（一）、《阅读与欣赏》（一）、《写作知识讲话》（一）、《写作技巧》（一）、《作家经验谈》（一）、《文学随笔》（一）、《中国古代文学史讲话》、《中外文论简介》（一）、《文学信箱》（一）。这十种书的内容：有普及马列文论及中外古典文论的；有指导阅读的；也有辅导创作的；还有进行中国文学史学习的深入浅出的讲话。它是普及读物，文字通俗易懂，学问深入浅出，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适合文学爱好者阅读。

《文学知识丛书》将随着刊物的发展，继续出版新品种的书，和续编已出书目的续集。将来要新出的新书种，有《西方现代派评述》、《台港文学之窗》，

《民族文学之花》、《民间文学拾萃》、《作家介绍》、《作家的故事》、《文学小辞典》等。对已出的十种书目则将陆续出续集二、三、四……等。这样，可以不断地扩大知识面。

我们编选和出版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努力普及古今中外的文学知识，力争对文艺科学中各种理论问题，对中外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与作品，和各个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流派，进行科学的评价、介绍与分析。在普及文学知识时，强调科学性、知识性和生动性。虽然，这套丛书是通俗读物；但是，我们尽量要使它具有一定的学术性，能够在普及读物与学术著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既给读者以文学入门的知识；又为深造者打下基础，给以启迪。此外，我们还希望，通过对这种丛书的学习，能够给文学习作者以写作上的指导与帮助。

编辑这套丛书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因此、还缺乏经验，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我们恳请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

武国华

1984年12月12日

目 录

- 略谈孔子的文学主张 ······ 齐树德 (1)
- 发端引绪第一篇——《典论·论文》 ·何权衡 (7)
- 刘勰论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 ······ 董学文 (18)
- 刘勰的诗歌理论 ······ 卞世今 (26)
- “风清骨峻，篇体光华” ······ 沈 默 (45)
——谈《文心雕龙》的《风骨篇》
- 我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批评专著 ······ 肖华荣 (53)
——《诗品》
- 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历史价值 ······ 寇相法
李启仁 (59)
- 根情、苗言、华声、实义 ······ 王树村 (65)
——从《与元九书》看白居易对诗歌
的认识与主张
- 司空图和他的《诗品》 ······ 弘 征 (72)
——《〈诗品〉今译附例》前言
- 主壮美、崇自然的诗学观 ······ 王英志 (81)
——读元好问《论诗绝句》

- 从《艺概》看刘熙载的文艺观 ······ 郭景春 (88)
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简介 ······ 李振声 (97)
——介绍《诗学》
贺拉斯和他的《诗艺》 ······ 张豫林 (106)
西方文论中的一颗明珠 ······ 豫林 (114)
——朗吉弩斯的《论崇高》

略谈孔子的文学主张

齐树德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是我国古代的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生活于春秋末年，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孔子在政治上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观点、学说不能不受他的政治立场的影响。但他的思想、学说又是比较复杂的，既有落后、保守的一面，又有合理、积极的一面。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孔子被许多人尊为至高无上、不可侵犯的先师和圣贤，因而他的思想和学说（包括文学观）对后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在孔子以前，我国文化已经相当发展，但对各类学科的性质和区别直到秦汉都还没有明确的科学的认识。孔子所讲的“文”、“文章”含义比较广泛，与我们现在的文学不同，它是指所有的文化、学术。只有说到“诗”时，才是专指文学作品。孔子论“诗”，当然属于文学理论，论“文”、论“乐”，也与文学有直接、间接的关系。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孔子有不少言论谈到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问题，他重视文学的思想内容，但也不轻视形式，不轻视文采辞藻，主张文质兼备。他说：“《诗三百》，一言蔽之，曰：思无邪。”（注）“无邪”就是内容比较纯正。其实，《诗经》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和表现的思想感情是多种多样的，孔子把所有这些诗都说是“无邪”的，是好诗。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是个开明的人。同时也说明他首先重视文学的思想内容，但他也不轻视形式。在做人上，孔子鄙薄“巧言令色”，“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但在作文上，并不反对“巧言”。《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说：“情欲信，辞欲巧。”是说文章、文学所表达的思想感情要真实，文辞则不妨要“巧”，要有文采。孔子以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哀公二十五年》）作者的思想，是通过言辞来表现的，必要的文采可以使“志”得到充分的表达，而缺乏文采的言辞，是不能流传久远的。《论语·宪问》篇记孔子的话说：“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孔子认为起草一个政治文件还要修饰、润色，至于文学作品，就更需要文采了。

孔子提出了自己的审美观，主张音乐应有中和之美。他推崇《诗经》的《关雎》篇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乐不至于淫，哀不至于伤，所表

现的欢乐和悲哀的感情适度，不过分，这就是中和之美。孔子的这种主张和他哲学上的中庸之道有直接关系。他要“放郑声”，说“郑声淫”，“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声”是一种民间音乐，可能表现人们的思想感情比较率直、充沛，不符合孔子的中和之美的主张，所以他反对“郑声”。

孔子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对后代“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形成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他“放郑声”的偏见对后世封建卫道者反对爱情诗歌也提供了根据。我们今天对中和之美的消极方面应予以批判，而应该承认它是多种艺术风格中的一种。

孔子认为最高的艺术境界是“尽善”、“尽美”。他提出：“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应为武）。”主张音乐应取法于舜时的“韶”乐和武王时的“武”乐。可是又认为二者还有区别，“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美”是艺术形式的优美动人，“善”是思想内容的妥善无邪。好的艺术应该是美的和善的，最好的艺术自然应该是“尽善”“尽美”。但孔子也知道并非所有好的艺术都能达到“尽善”“尽美”，他并不求全责备，所以“武”虽然“尽美”而未“尽善”，他仍然把它与“尽美”而又“尽善”的“韶”并提而予以赞扬。

关于文学和社会政治的关系，孔子注重经世致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亦为？”这是说即使你能熟读《诗》三百篇，但交给你的政事却不能完成；让你应对宾客，办理外交也不能胜任；那么，读得再多有什么用处呢？显然，孔子把《诗》当作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了。孔子的这种提法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当时贵族阶级举行典礼，进行讽谏往往要用《诗》，在外交场合借赋《诗》示意，在日常生活中借《诗》喻志，也都不乏其例。孔子还提出《诗》可以“事父”、“事君”，不免近于实用主义，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应该说孔子是认识到了。

他还主张应当用诗歌对人进行道德修养的教育。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是“起”的意思，说修身应当先学“诗”；当然“礼”、“乐”也很重要。孔子把“诗”、“礼”、“乐”都当作进行道德修养的手段，而且首先用“诗”进行教育，在这个基础上再学“礼”，学“乐”。这样就可以把人培养成才。孔子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孔子认为《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体现着西周的道德风范，所以不学习就看不见作人的明确方向。他还说：“不学诗无以言。”这当然不是说不学诗就不会说话，而是说不学诗就不会说得体的话。

孔子还谈到作者的道德修养和写作的关系，主张写作的人应该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说：“有德者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言”指语言文辞，“包括文章、文学作品。意思是说有道德修养的人，必能说出或写出合乎道德要求的语言或文辞；但有漂亮的言辞或文章的人不一定都是有道德的。孔子非常重视“德”，他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还一再强调“仁”，说：“人而不仁，为乐何？”就是说一个人缺乏“仁”的修养，如何能从事音乐创作呢？“礼”和“仁”都是“德”的重要内容，强调“礼”、“仁”，也就是要求一个作者应该是“有德者”。作者是一个“有德者”，才能写出“有德”之言——文章或诗歌。孔子所说的“德”和我们今天所说的“德”当然有着根本不同的内涵，但一个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作者也是很有启发的。

孔子根据诗的特征论述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兴、观、群、怨”说。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什么是“兴”？按照汉朝人孔安国的解释是“引譬连类”。因为“诗”中运用比兴手法，托物言志，因而对读者具有启发、鼓舞和陶冶的作用，也就是朱熹所说的“感发志意”。什么是“观”？古代人解释是“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即通过诗歌可以认识社会、时代的风俗，政治的得失和国家的盛衰，而人们的思想感情也总要在诗歌中表现出来，所以，通过诗歌可以了解社会状况。什么是“群”？前人解释是“群居相切磋”。说诗可以使人们接近、合群，

相互切磋砥砺，提高修养。为什么能产生这样的作用呢？因为“诗”的思想内容纯正无邪，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又有其它许多实用价值，人们经过“诗”的教育、感染，思想感情上便有了共同点，因而自然地就会使人们互相接近，互相帮助。什么是“怨”？孔安国说是“怨刺上政”。就是说有批评、讽刺不良政治，表达民情的作用。孔子所说的“怨”是有限度的，他要求“非礼勿言”，“怨”言自然也不应该越“礼”。“怨”而不越“礼”，只能是“怨”而不怒。

对孔子的文学观，我们要进行具体分析，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比如，他的“文质兼备”的观点，作为原则我们应该继承，但他所说的“文”，特别是“质”的具体内容就要批判地吸收。

注：凡引文未注明出处者，皆摘自《论语》。

发端引绪第一篇

——《典论·论文》

何权衡

建安时代，不仅以悲凉慷慨的诗歌创作，使中古文坛呈现出“彬彬之盛”的繁荣景象，而且由于时代思潮的变化与创作经验的积累，在文学理论的探索和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上，也表现出一种新的认识和发展。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发展水平的集中反映。

《典论·论文》是曹丕的学术著作《典论》中的一篇。（《典论》一书原有二十二篇，后来大都亡佚，只存《自叙》、《论文》、《论方术》三篇）据《三国志》本传及裴松之注引《魏书》、《吴历》可知，《典论》一书是曹丕做魏太子时精心撰写的。曹丕对自己这部著作十分爱重。他不单在给友人的书信中提及此书，而且还曾将此书作为珍贵的外交信札，书赠过吴主孙权及东吴重臣张昭。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更将《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及太学。由此可见《典论》一书

在曹丕父子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方面，曹丕的成就虽然不如其父曹操。也不及其弟曹植，但在文学批评方面，三曹之中唯曹丕一人独步，除与友人论文的书信《与吴质书》外，《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一篇发端引绪的有识之作。

汉代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先秦思想家们对文学的一些见解，多散见于《论语》、《孟子》、《庄子》、《荀子》等诸子著作中。到了汉代，随着作家作品的逐步增多，文学批评虽有所发展，讨论的范围也日渐扩大，出现了如《毛诗序》、班固的《离骚序》、《两都赋序》、王逸的《楚辞章句序》等专篇的文学评论文字，但有的就一部书或一篇文章立论，有的就一种文体立论，仍然是比较片断的论述。曹丕的这篇《论文》，不仅讨论到多种文体，评论到较多作家，并且论述了作家的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学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进行文学批评的态度等问题。全文虽不到六百字，但涉及的范围广泛，见解新颖，表现出建安时代文学批评的新风气、新特点。

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文人相轻”、“敝帚自珍”的积习，及人们“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的错误态度。两者的表现形式虽不相同，其病根则是一致的。正因为批评者“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他们必然“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甚至发展到“敝帚

自珍”的盲目自骄地步。这样，表现在同时代作家的评价上，总是尊己抑人；表现在对古今作家的评价上，必然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尊古而卑今，崇远而贱近。其实，这种尊古卑今的错误观点和“文人相轻”的恶习一样，存在已久，而且早已受到一些进步思想家的斥责。早在西汉末东汉初的桓谭，就曾经指出：“世咸尊古卑今，贵所闻贱所见也，故轻易之。”（《新论·闵友》）东汉王充也说：“俗儒好长古而短今，……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论衡·须颂》）“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善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真伪，无有故新。”（《论衡·案书》）曹丕继桓谭、王充之后，提出这一问题。因为用这种错误的态度进行文学批评，失去了客观的标准和尺度，既难使人信服，也很难促进文学创作的发展。曹丕从建安文坛领导者的角度出发，反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及态度。同时，以“审己以度人”的客观态度发范示例，分别对建安七子的文章风格及在各种文体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进行了评价。

作家们为什么会互有长短？曹丕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作者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另方面是由于作家的气质才性不同。

曹丕在论及各种不同体裁的文章应具有的不同特点时说：